



声音乐团

颜歌◎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the
symphony
of sound

颜歌◎著

声音乐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声音乐团 颜歌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201-07141-1
I. ①声… II. ①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30168号

声音乐团

出版策划: 精典博维 作 者: 颜 歌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710 × 1000毫米 16开本 24印张

字数: 390千字

定价: 29.80元



001 入场须知

003 **声音乐团 Day 1**

009 声音乐团·马勒第一交响曲

011 第一章 悲剧剧场，或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027 第二章 母亲说，或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

042 第三章 清洁的事物，或独自等待的大号手

060 第四章 选择性记忆，或过目不忘的双簧管手

077 **声音乐团 Day 2**

083 第五章 电话号码，或滥竽充数的小提琴手

098 第六章 古斯塔夫，或表里不一的长笛手

114 第七章 有美人兮，或走火入魔的大提琴手

129 第八章 听，或凝神静气的定音鼓手

146 第九章 周云涛，或愁容满面的中提琴手

166 第十章 星期五，或手舞足蹈的指挥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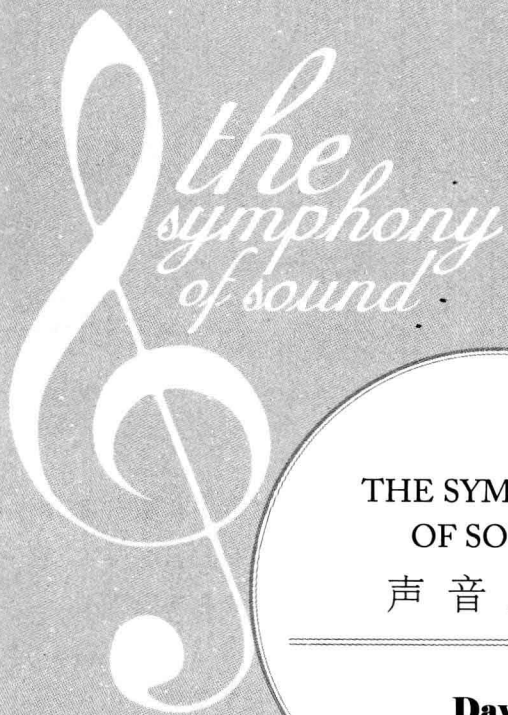


- 191 **声音乐团 Day 3**
- 201 声音乐团·马勒第二交响曲
- 203 第一章 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 217 第二章 沉默寡言的低音提琴手
- 233 第三章 独自等待的大号手
- 249 第四章 过目不忘的双簧管手
- 265 第五章 滥竽充数的小提琴手
- 281 第六章 表里不一的长笛手
- 300 第七章 走火入魔的大提琴手
- 315 第八章 凝神静气的定音鼓手
- 332 第九章 愁容满面的中提琴手
- 348 第十章 手舞足蹈的指挥家
- 367 **声音乐团 Day 4**
- 375 后记



入场须知

1. 所有的故事都是同一个故事
2. 每个故事的叙事者都是同一个人
3. 故事中的某些行为将反复发生
4. 所有的声音汇集在一起成了同一个声音



THE SYMPHONY
OF SOUND
声 音 乐 团

Day 1.

事已至此，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剩下了整理，只剩下了整理。准确说来，是清扫和整理。其中，清扫因为每周、每日，再到甚至每个小时的重复变得没有意义，进而不复存在——发现一块新的灰尘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抹去它的动作也终于不带情绪——自然而然，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了整理上面，毕竟它是目前唯一能做的事了。

可以整理的东西很多，不说出来，很少有人想到。

起初肯定从抽屉开始——把桌子的抽屉一个个拉开，将里面的东西一点点往外拿，分成几个小堆，不要的丢掉，按照类别、日期排好，用信封依次装好，写上名字，再逐个放入。

然后是药柜——家里总存在着过多的药。全部拿出来，丢掉过期的，归类，依照外用、内用，放到两个抽屉里，其中，将速效救心丸、感冒清、沉香露白露放在最外面。铝板上空了的部分用剪刀剪掉，再把边角修圆，防止不慎刺伤皮肤。

紧接着是报纸和杂志，从柜子桌子下面一点点拿出来，杂志自然分门别类，按照年份叠好，拿到楼下让老木匠陈某帮我装订，报纸就一张张再检查过，有需要的消息剪下来，拿本子按照类别贴好，剩下的捆起来，散步遇到看门人邓某某时，请他过来送给他拿去卖。

过年的时候，一位老友来探我，买了很多糖果——不知从何时



开始，大家都说我喜欢吃甜食，开始还是以讹传讹，但是终于被我默认——他走了之后，我把他所买的散装糖果按照牌子、口味，分成了三十二个小包，每包中有七到八粒同样的糖，用三十二个保鲜袋装好，放入糖盒。

这件事情花了我差不多三个小时的时间，加上不时走神，因走神导致的失误和返工。做完之后，我开始整理上个星期的报纸。大概四十分钟以后，我忽然想到，如果客人来了，却只拿出口味单一的糖果来招待似乎并不恰当——于是，我又重新把这三十二包糖拿出来，打开，把每包中的糖果互相混合，互有增减，比如：牛奶糖和牛奶咖啡糖取一种即可，苹果软糖与橘子软糖不用并存，杏仁酥糖同核桃酥糖亦然——如此，我重新整理出总共是二十四包糖，每包里面精选花色搭配软硬质地口味不同的糖果十粒，然后多出来了三粒，我便坐在那里把它们都吃了，分别是：巧克力酥心糖、话梅糖、核桃软糖，还余下八个保鲜袋，将它们重新叠好，放入橱柜中，以便下次取用。

一旦决定开始整理，便很难停止：旧物、废物，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某一种分类，归纳、丢弃、剪切，书房中有八个大箱子，都是最近一次搬家的遗物了。因为过程十分匆忙，箱子都是从邮局买来的最大号纸箱，它们简单、粗陋，并有雨夜小卡车上的仓皇，打开之后，就似沉入一片大海，耳中只能听到水泡呼噜作响的声音，不断下潜，下潜，蔚蓝之下是深蓝，然后是黑暗——有些东西并没有忘记，只是想不起来，因为海太深，又太广——好多次，我都是被楼下幼儿园的放学铃声唤醒，喇叭中欢快地播放童声歌唱的《两只老虎》，不知为何，这乐曲总能潜入海底深处，令我猛然苏醒，重新呼吸——时间总是四点十五分，我就慢慢走下楼去，散个步，买一把时令蔬菜，就一碗粗面果腹。

上个星期我的儿子钟某某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你还好吗？”我说：“很好。”他说：“你在干什么？”我说：“吃了饭，准备洗碗。”不知道是因为担心长途电话费昂贵，还是和我真的无话可说，钟某某匆匆挂线，临了，他说：“唉，我老了。”——钟某某这句话让我怅然若失，我的儿子告诉我说他老了，他到底是多大

年纪了？——他的父亲钟某去世那年他还很年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钟某在同别人登山时失足滑下台阶，在医院中躺了二十七天终于瞑目，我没去看他一眼——我总认为，如果他好起来了必然会想到要亲自来探望我，如果不能，就让他去了吧。

钟某某为此事同我大吵一架，无非是说我无情无义，冷血无比，他嗓门很大，我注意到他额头上青筋暴起，并且砸了我家唯一一个烟灰缸，扬长而去。整理完垃圾之后，我用一个蘸水碟子做烟灰缸，抽了两支烟，然后打了一个电话给钟某某，在电话中，他余怒未消，我说：“你父亲同我不在一起生活已经很久了，你知道吗？”我说：“他同那个女的一起去爬山，听说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吗？”——但是钟某某的怒气并未因此平息，他说：“妈，你太怪了，我爸只是想要一点正常的生活。”

钟某某与我并未老死不相往来，他依然偶尔打电话给我，问我身体安好，尚能饭否，逢年过节，总是汇款至我的账户，甚至带着老婆女儿大老远回永安市看我几眼，一起在外面吃顿饭。他的夫人不是永安人，客客气气同我说普通话，总是带着丰厚的礼物。而他的女儿刚刚念大学，新闻专业，因为喜爱艺术，并且也看一些小说，对我总是有些许好奇，喜欢和我聊点有的没的，但是因为羞怯、疏远和那些从别处听来的关于我的传言，她同我谈话十分节制，总是短暂而礼貌地停止——但她依然是我儿子钟某某一家同我说话最多的人。

无论如何，我对钟某某依然来探望我和我的古怪心存感激，我想是因为他终于在外面学会了承受古怪的事物，并且认同它们的存在，就像我们永安城有一口钟——现在我很难听到它的声音了——但是我们所有从城北万福街出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它，每天我都能听到它打响的声音——这口钟坏了很久，久到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它，但是有一天它忽然响起来了，那一天是十点钟，整点的时候它敲响了，并且是整整十下，声音浑厚，响彻天空，就像一个老英雄重返沙场，催人泪下——直到了十一点，它响起来了，却依然打了十下——英雄迟暮的悲壮就这样成为一段笑语。我不知道这口钟现在怎么样了，但直到我从城北搬走的时候，它还在每天响着，



一天二十四次，每次都是十下，一开始大家都说，谁来修修那口钟啊——直到它的声音在固执的重复中就那样被我们听不见了。

后来我搬离了那里，那个时候我租房子，与人合租，记不清这辈子要搬多少家，而每次都会遗落一些东西，又丢弃另一些——于是，对于那些被我忘记了的，故意视而不见的，现在都将在我整理时不经意地浮现出来。有一天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二十年前的一张发票，辨认许久之后发现是我在天美百货购物所得，那时候我的夫家钟家尚未败落，我们过着那样挥金如土的生活；还有一次，我在第三个纸箱中发现了我首次在市报连载时的那一张报纸，上面还工工整整写着获得的稿费数目，我仔细阅读了那篇小说，里面充满的全是少女热爱的奇情故事，兼具带有温馨的恐怖，我把我们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比做一种兽，真是个悲伤的故事，我甚至还记得我写它的那天，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外面下雨，隔壁的摇滚乐手在伙同一堆人砸金花。

大家都说我记性很好，但可能我并非生来如此，而是被说得多了，也就表里如一。在整理房间的同时，也有大批回忆可供整理，不同于过期的报纸或收据，它们大多数居然还是那样面目清晰。

多年以来，我靠回忆写作，靠回忆来暂时逃脱通往死亡的单向行驶。故事中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回忆的果实，但与此同时，我又因为这样编造失去了自己确实的回忆——我终于拙于分辨，故事中人物的经历到底哪些是由真实改编，哪些是纯粹虚构——时至今日，真假难分，是非莫辨，只好统统纳入囊中，当做我自己的故事，所幸，这一切无伤大雅，不过是吟赏风月的典故。

从我儿子钟某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我既缺乏了解，也疏于沟通，用以提供故事蓝本或素材的人，大多都只是我自己，证据是：每一个故事的叙事者都是一个小说家，无论我把他们化为女人、男人、小孩、老人、鬼魂、外星人，乔装打扮，自以为瞒天过海，都会被一眼指出，说那就是我——既然别人都这么说，也可能就真的是吧。

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时候我在整理四号纸箱，里面放着多年来收到的信件，那是在还流行用笔写字的年代发生的

事情，我把每一封信拆开来读，用透明胶粘好每一块裂开的地方，把他们按照寄信人、日期列好，订在一起——在这些信的下面我发现了一些绿格子稿纸，上面满是我的字迹，我读了起来——那的确是我惯用的蓝色墨水，但是，让人难以相信的，我居然认不出其中一些潦草的笔迹了——这无疑是一部我写的小说，虽然它只有薄薄的八十多页，并没有完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让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我完全不记得有这样一部没有被我写完的小说，另外，小说中的“我”并不是我，我的意思是，她居然不是一个小说家。

的确是有个小说家，但是她一开始就死去了。



声乐团

马勒第一交响曲

*the
symphony
of sound*



THE SYMPHONY OF SOUND

· 第一章 ·

悲剧剧场，或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Mahler Symphony **No.1**

“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

这句话是小说家告诉我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小，我也还住在万福街上。和其他关系亲密的亲戚们一样，从我家到她家只需要走小半条街。路过了六嫂饭店和垃圾站，就是万福街七号院，那是小说家和姑妈姑爹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

小说家从小就是个野孩子。每天放学以后她都不回家，而是和我一起窝在我家看父亲买给我的书。我的房间朝街，小说家很喜欢坐到窗台上，双脚踩着久有年代锈迹斑斑的花架，一边看书，一边看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以来我都不清楚小说家这么做是为了欣赏街上的人还是为了让街上的人欣赏她，总而言之，最后，下班回来的母亲在楼下看见她，就尖叫起来，说：“蓉蓉，快下来！快下来！摔下来怎么办？！”

每到这个时候，小说家就知道我们的好日子过去了，她几下就从窗台上猴子一样爬下来，和我并肩在写字台前坐好，从书包里抽出作业本，做出卖力写作业的样子。

母亲从一楼和街坊打着招呼上来了，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终于进来了，一边放下包，一边用最快速度打开屋里全部能够打开的门窗——只有一秒钟，我和小说家私密的小世界被开膛破肚，袒露在外，它成了一个巨大的收音机，把万福街上的所有声音都收入了进来。

母亲对此并不在意，她早已愉快地哼着歌去厨房洗菜了，但是这些涌入的

声音却几乎让我耳鸣起来——最响亮的是六嫂饭店的拉客声，那个灵巧的服务员小刘会站在门口，一边喊着“欢迎光临”，一边行云流水般把饭店里的招牌菜名一个个报过去，从“白果烧鸡”开始，到“宫保肉丁”结束，听得人口水直流。但非常不幸的，过了一会儿，收垃圾的车就会到来，哗啦一下把好几天的废弃物都落到垃圾站中，以便等待更大的垃圾车来到，把这些统统运往更远一些的垃圾处理厂——随着这倾倒垃圾声，和美味有关的幻想也就此终结。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声音是每天都必须被听到的：街上的人互相热情地问道，低声地寒暄，秘密和秘密在熟悉的名字间被相互交换。这样的日常声音虽然烦琐，但在我们街上长大的孩子都已经习惯，只需专心埋头在手上的课本里，所有的声音就会消失。

但小说家并不是这样，我怀疑窗外万福街的家长里短夺取了她更多的注意，她在草稿纸上算一道应用题的答案，却始终都没有任何进展。别的声音充满了她的耳朵，琐碎的事情和不可言说的事情总是比不偏不倚的数学公式更有吸引力，她听了一会儿，忽然对我说：“姐，你听到那个声音没有？”

她看着我，睁着一双闪亮的眼睛，期待我给她一个答案。

于是我凝神静气，试图在声音的密林中寻找到她所说的那一种声音，“那个声音。”小说家鬼使神差地说。

“没有。”我告诉她我的答案。

“奇怪啊，”小说家说，“我明明听到了。”

我们面面相觑，各执一词，小说家的眼神终将要转而暗淡了。

她没有想到的是，从遥远的地方，的确传来了音乐声，应该是某一种练习曲，在万福街庞杂的噪音之下显得那样不合时宜，我惊讶小说家居然这样也能听到它——但是我坚称自己没有听到，我清楚，作为仅有的两名在场者之一，只要我说没有听到，小说家就最终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她不得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她听错了——她的确像我希望的那样做了，但没有被我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我自己也因为当时的否认而淡忘了那声音的存在。

——那声音是那样微弱，在街坊们扯着嗓门骂孩子的喧哗后奄奄一息，但是它坚持地响了一会儿，在晚饭之前停止了。

这时，我和小说家已经开始聊别的事情，有一些更为美好的话题总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因为现实的面目可憎，对话多半关乎未来。我们设想着自己以后的职业、样子、住房、配偶，甚至子女，小说家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小说家，她说她希望自己能够出版一本真正的书，把封面做成漂亮的宝蓝

